

藏拙孕真洗凡尘

——高庆春篆刻艺术品读

唐吟方

高庆春的印风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初见规模，确定以书入印，寻求金石情趣的表达为主调。我有机会看到过高庆春当时创作的一些篆刻作品，那时给我的感觉：朴实，厚重，生拙，具有明显的东北人特质，和我了解的北大荒版画家的创作一样，充满生机，带有一种蓬勃的活力。进入新世纪后高庆春的印风发展更加丰富，手法更加多样，在篆书为先导的篆刻创作里，不断推进深化，个性更加突出。

许多谈论高庆春篆刻的文字都谈到他的创作形式，大致说庆春是在大篆系统里营造他的篆刻。庆春也说“尊重秦汉至明清以降的传承的脉络，在此基础上传承和发展。恪守这一传统，复古不变不行；完全抛开这一底线，演绎出新的花样也不足取。守住这一底线，按艺术规律行事，做融会贯通的功夫，开出新又新的天地来，才算有真本事。”他的具体做法是遵循“印从书出”，但对“印从书出”有自己的理解，“书”非指一家，实含广取博涉之意。仅此一点，便承接了明清以来篆刻文脉，而且活用古法，是变者生，变者通。高庆春从篆书上寻求自己的篆刻之路，成就了他印人同时又是书家的身份。高庆春对自己的书法说过这样一句话：



藏器待时

能藏拙



上善若水

老子犹龙

“在笔墨表现力与金石趣味间寻觅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”。这句话何妨看成是他篆刻追求的简单明了的内心独白。

最近高庆春出示近作十来方，我欣赏“得趣”的貌似平正，机趣无限，“上善若水”的淡然自若。从“能藏拙”一印领略到作者的大胆和心细，那块颇为醒目的留红，反衬出文字部分的苍茫浑朴，直指作者内心期许的那种篆刻韵味：笔墨与金石趣立体显示。“老子犹龙”章法无成例可依，随意分布，自成纹理，且刀锋所向，揖让有致，望之若大块文章。这些作品看出他在篆刻用上的精思与识见，显示对先秦古玺和陶文的特殊领悟，印外求印，努力开拓，在挖掘借鉴秦汉印、封泥、砖文等金石文字上用心，合以自家心声，印风已入浑朴、疏放、简淡、玄远之境，在今天百花齐放的印坛，俨然成一家之腔调。

高庆春，1966年生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供职于中国文联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中国书协篆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。西泠印社社员，文化部书画创作基地高庆春篆刻工作室导师，黑龙江省书协副主席，受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、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，中国美术学院古文字书法创作中心研究员。

“翰墨传承”楹联书法展举行

春节期间，“翰墨传承中国美术馆癸巳新春楹联书法大展”在中国美术馆与观众见面。展览邀请全国百余位书法家进行创作，以“福庆初新”、“昌文咏胜”、“铭言寄世”3个主题展示楹联艺术。其中，“福庆初新”以春联为主；“昌文咏胜”体现自然风华与人文景观相融，展示楼、阁、亭、台、寺、祠堂等环境中的联文；“铭言寄世”所选联文以事、以物、以景等抒发情怀心志、感叹风物岁时。（晓言）

神州

起家 詹建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

引进国际艺术展
不只是“一时围观”

赖睿

戴花环的少年头像（石灰石）塞浦路斯古典时期 公元前5世纪中期



乳白色的高大廊柱矗立其间，除了没有高高的台阶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仿佛被“搬到”了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“道法自然——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”，2月1日至5月9日与中国观众见面。绘画、雕塑、摄影、陶瓷、银器、石器、铜器等127件艺术珍品，纵贯古今，涵盖了4000年来描绘自然景观及百态生灵的经典之作；纵横东西，不论古巴比伦文明还是现代美国文化都有所涉及。

成立于1870年的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广为人所熟知，拥有近200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，百科全书式的馆藏跨越不同的历史、地理和艺术媒介，被誉为“真正的全球博物馆”。

那么，除了漂洋过海的精美展品，这座世界闻名的艺术博物馆，还能给中国观众带来什么呢？

以“自然”为道行走艺术史

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，走进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”，展厅分列两侧，“理想化的自然”、“人与自然”、“自然生灵”、“花卉与花园”、“镜头中的自然”、“大地与天空”、“水的世界”共7个章节，按时间顺序，表达着艺术家眼中不同层次与面貌的自然，或深沉宏伟，或灵动自然，或静谧安宁，都彰显出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思考。

对于许多中国的艺术爱好者来说，能在家门口近距离目睹诸多名家的杰作，自然是绝好的机会。其中，令人关注的作品如伦勃朗1654年的代表作《笑罗拉》，他以其深爱的逝去的妻子撒丝基亚为原型，描绘了主管春天、花卉和爱情的女神形象。高更的作品《沐浴中的塔希提妇女》和雷诺阿的油画《海滩上的人》创作于同一年，却反映了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下女性迥异的生活状态，两相对照，别有韵味。最令人瞩目的可能要数凡·高的《柏树》（1889），这幅作品描绘



柏树 凡·高 1889年

了普罗旺斯的一棵柏树，画面色彩浓烈，充斥着骚动不安的激情，在凡·高看来，这种“线条和比例与埃及的方尖碑一样优美动人”。

而以动物为主题的“自然生灵”章节中，既有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青铜牛头作品，也有20世纪质地光滑的北极熊大理石雕塑，还有在西方被誉为“百兽之王”的狮子形象频频出现，鸟类则作为一个小专题特别呈现。旁边，“水的世界”聚焦于海景、瀑布、河流和其他水体景观，同时展现了水生环境中各种鱼类和其他动物的形象。

“可以预见，本次展览的展品数量与学术深度将带来轰动性的效应。”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说，以前，许多中国观众曾通过出版物认识和了解这些伟大的艺术品，而这次经由展览使他们在国内就能够亲身感受和欣赏到原作的魅力。这对于文化传播与艺术普及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从“一时围观”到深度对话

其实，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落成以来，就一直

致力于国际艺术精品展的引进：与德国3家国立博物馆举办的“启蒙的艺术”，与大英博物馆、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的“瓷之韵”，与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部举办的“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”等展览，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。

与观众有机会在中国看到该馆重量级艺术品的“一时围观”相比，国际博物馆界同仁间有更多持久深入的对话和交流也许更为重要。

这种对话和交流首先体现在这次展览的命名上。本次展览展现了大地与天空、植物和动物、花园及农田等风格迥异的自然景观，起初被称作“大地、海洋和天空”。展览来到中国后，考虑到文化氛围的差异，更考虑到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也与自然息息相关，最终改名为出自老子《道德经》的“道法自然”。展览的策展人彼得·巴内特说：“纵观世界艺术史，无数艺术家皆从‘自然’源泉汲取营养、获得启示。由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诸多优秀亚洲艺术作品，因此我们深知中国文化对于‘自然’主题有着何等敏锐的洞察力，现在的展览名称充分应和了中国人的自然观。借由这个展览，大家可以了解中西自然传统之中的相通之处和不同之处。”

此外，展陈思路和策展模式的借鉴也在本次合作中体现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誉为“真正的全球博物馆”，不仅因为它的藏品来自世界各地，还因为博物馆的影响也遍布全球。大都会的学者奔波于世界各地开展研究，同时也为世界的学者在纽约考察提供机会。每年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都会向各类海外机构出借数千件藏品以供交流。此次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联姻也是得益于双方在2012年签署的《合作谅解备忘录》，在藏品保护、陈列展示、学术研究、信息共享、社会教育、推广宣传以及合作出版等领域展开交流与合作。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一家综合性博物馆，荟萃了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的艺术品。我们在收藏世界各地艺术品的同时，理应将丰富的馆藏与各国观众分享，这也正是举办此展的目的所在。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康柏堂说。

这样的深度合作，折射出中国的博物馆在迈向有世界影响力大馆的路上不懈的努力。



“剑兰主题”的花瓶 路易斯·康福特·蒂芬尼设计



北极熊（大理石）弗朗索瓦·蓬朋 约1923年

金陵画派、长安画派、岭南画派……打破时间与地理的局限，穿梭于东西南北的美术风景线，让观众在美轮美奂的艺术瑰宝里“坐地日行八万里”：这会儿在中国美术馆里与罗中立的《父亲》不期而遇，下一刻就转到上海美术馆欣赏林风眠的作品。

这是春节期间在中国美术馆亮相的“群珍荟萃——全国十大美术馆藏品精品展”，汇聚了中国美术馆、中华艺术宫（上海美术馆）、江苏省美术馆、广东美术馆、陕西省美术博物馆、湖北美术馆、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、北京画院美术馆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浙江美术馆全国十大美术馆的馆藏精品。群珍荟萃、群芳争艳，形成一幅“十全十美”的艺术图景。

走过“群珍荟萃”的展览，十大美术馆根据各自藏品优势，形成了10个具有不同学术特色的专题展览，在展览策划上，尤其注重以当代智识激活藏品，让藏品展现出在美术史坐标上的价值，许多作品是第一次在北京展出，让广大观众能够欣赏到各馆藏品的特色与精彩。

“展览选的都是各馆藏尖儿的作品。”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说。的确，中国美术馆以“苏醒时代”为题，《父亲》、《铜水·汗水》、《潮》等大家以前耳熟能详的名作，展示改革开放后中国美术发展的态势，特别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，中国美术变迁的路径和脉络；上海美术馆推出“遇见·上海”，探讨上海现当代艺术发展中的现代化与全球化问题；江苏省美术馆推出“江苏大家——江苏省美术馆藏20世纪中国画精品”，聚焦于20世纪百年中国画发展历程中长期在江苏工作、生活以及江苏籍名家的中国画精品；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以“长安传薪——陕西省美术博物馆藏近现代中国画展”为题，汇集石鲁、赵望云等名家代表作，展示长安画派延至当代陕西中国画坛的发展面貌；广东美术馆以“融合·碰撞”为题，结合文献展示20世纪前半叶广东现代

艺术发展的脉络和历程；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则以“创意图像”为题，展出馆藏海报精品，反映中国当代平面设计的面貌和发展水平；北京画院美术馆的“丹青京华”聚焦20世纪中国画坛，呈现以齐白石、金城、陈师曾、陈半丁、胡佩衡、于非闇、徐燕孙等为代表的名家风采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该馆收藏历届毕业生的留校作品，展现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“青春时代”；而浙江美术馆带来“宾虹气象”，其中既包括黄宾虹不同时期的山水画代表作，也包括了他人罕见的花鸟和书法作品。

10个展馆，500余件作品。但这并不是简单的“拼盘”展览。“江苏省美术馆、广东美术馆、陕西省美术馆、北京画院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大多选取了20世纪早中期的作品，而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、湖北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则聚焦90年代至当代的作品。如何让艺术连贯起来？我们馆就选择了80年代的油画和雕塑，以伤痕美术、乡土写实的思潮来使两大部分连接，让这个‘群展’具有艺术史叙事的特点。”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。



起家 詹建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



父亲 罗中立 中国美术馆藏

首次『群珍荟萃』十大美术馆藏品

宣如